

[灯下漫笔]

草坪的诗意和远方

广昌惠

县委主要领导在调研草坪村“未来驿站”时指出:“衢饶”示范区建设是推动“两山”转化、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对深化浙赣两省边际合作,推动两地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要努力把示范区打造成浙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全国跨省边际合作的“标杆”。

——题记

金秋十月,我到320国道浙江段的最西端——白石镇草坪村走访。无意间,朋友家的一本古诗集引起了我的兴趣,打开泛黄的书页清晰可闻:在草坪村这块充满乡愁的地方,留存了许多历代文人墨客的诗篇,那些萦绕在草坪古驿站周围的诗韵,仍然焕发着经久迷人的馨香。

从古书上记载得知,常山至江西玉山的“常玉古(驿)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越国古道的一段。吴越交战期间,为巩固后方,这里乃越国与楚国睦邻友好的通道,也是贯穿中部地区至越国的后方线路。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89年),朝廷派内侍刘希昂自东京赴南韶就途径此道,可以想见,草坪村历史上就是南来北往的中转站。

眼下,草坪村的深秋显得成熟,国道两旁的山峦墨绿如黛。当年,宋朝中兴贤相赵鼎(死后葬在常山),在“题草坪驿”的诗中写道“才过常山到草坪,驿亭偏喜雨初晴。麦畦水涨黄云重,柳絮风吹白雪轻”。史载,草坪村元代开始就设

有驿站和关防,是江南重要的关隘之一,赵大诗人抵此,正是春夏之交,柳絮飞花,麦穗金黄,好一派田园风光和丰收景象,难怪他的心情是“轻”松的,对草坪驿站爱戴有加。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丙子(公元1636年)十月十七日,鸡鸣起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甚。转而南行,山势复簇,始有村居。又五里,白石湾,晓日甫升。又五里,白石铺。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昔有驿。”“游侠”徐先生在西行江西的“常玉古道”上边行边记,给我们留下了几多遐想,“草坪公馆”给了“大侠”些许的安顿。同时代的余姚人、大学问家王守仁,他在“题草坪驿壁”诗中写道“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夜航”,由于风雪夜宿,奉圣旨又要急去出征平叛,时当国运和财力又连连告急,因而感慨道:“小臣何尔驰驱急,欲请回銮罢六师”。

在充盈古韵的草坪,让我感觉,每走一步都有一首古诗。

今天,是丰收在望的秋天,草坪村庄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气息。一排排崭新的高楼大厦沿国道平行竖立,房前屋后停放着三三两两款式新颖的小车,绿化带、小庭院、炮台景、辣椒文化把村庄装点得面目一新。与乡亲老友相聚,畅叙新农村的发展,心情很是愉悦。正如方豪(明朝开化籍进士)在“草坪驿会徐伯和”一诗中写的“相看各喜容颜好,一笑还将宠辱轻”。想必,方与徐两位当年也是在这样的季节里,老朋友在一起古道散步,桌上把酒,谈笑风生,乐不思蜀。

“好戏还在后头呢。”朋友说着,带我来到“衢饶示范区”。

在热火朝天的示范区现场,一批施工正在进行杆线迁移作业,为“未来驿站”建设做前期准备。村支书林芳良介绍,草坪村属于浙赣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前沿,这里在建的“未来驿站”是示范区的先行项目。由展示中心、能源驿站、物流驿站、旅游驿站四个区块组成,建成后将成为浙赣边际合作的展示平台。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清代进士陆茅(浙江平湖人)过草坪驿时,留下的诗句“海椒还北贩,山药向南装。中道肩相易,人情信恋乡”的情形。

草坪村地处“常玉古道”的中段,距常山城、玉山城、江山城皆四五十里路程,是名副其实的“中心点”。史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民族英雄林则徐由南雄启程,经江西入浙江境。他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常山辖至草坪驿,各有巡检驻扎,相距一街衢间。由分界至常、玉二县,各四十里。自常来者,以草坪为中站……”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草坪村为中心的“衢饶示范区”,他的“未来驿站”必将在千年古道上熠熠生辉。

古道悠悠,未来已来。

驻足“两浙首站”“脚踏两省”的草坪村,我只是匆匆过客。在这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天地之间,惟愿草坪村以及每一位坚韧奋斗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搭上“衢州四省边际中心城”快车,走得更高更远……

十分和九分九

吴贤林

以前生产队集体劳动时,队里对每个参加劳动的人都要评底分。男劳力最高底分为10分(通常称10分头),然后有9分9、9分8、9分7……2分等不同的底分;女劳力最高的底分为7分,然后有6分半、6分、5分半……2分等。我13岁那年寒假刚参加生产队劳动,天天在造田的工地上,干的活是挑沙石,一天挑下来浑身骨头似散了架,可每天仅赚2分工分(每个人刚参加劳动时最低的底分)。

一般每年要重新评一次底分。

底分是干一天活的分红值。比如我老家生产队当年分红是6毛多,这就意味着一个10分底分的正劳力,每天可赚6毛多钱,像我刚参加劳动时才2分底分,即干一天活仅赚1毛多钱。

10分头是硬梆梆的正劳力,显示一个人的能力和地位。若亲戚朋友在一起聊天,常常会以10分头为自豪,如果不是10分头,会被人家看不起。若是年轻人谈对象,对方父母会打听他是不是10分头?若不是,便会说:“怎么,他还不是10分头啊?”言下之意他不是最优秀的,然后对他的印象及评价会瞬间大打折扣。所以,一般年轻人都盼望能评上10分头,因为10分头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自豪。当然,有的人是不可能被评上10分头的,比如有的人不是很强壮,力气相对要小一点,人家挑二百多斤,他才挑一百五六十斤;有的人手脚不是很灵敏,割稻、插秧要比人家慢半拍,这样的人在

评底分时往往坐在边上一声不吭,顺其自然,能评几分就评几分,但一般成年男人最低也有9分半或9分6,若按实际能力来衡量,他是不吃亏的。

可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好多结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往往不愿被评为10分头,比如当年我老家队里的阿福,人高马大,力气惊人,到山上砍柴挑二百多斤如履平地。按理说他是理所当然的10分头,可是他自从有了孩子的第二年评底分的时候,他主动同生产队长说:“我千万不要评10分,有9分9就行了,让他们年轻人评10分。”在他的影响下,阿水、阿根、阿良等人都主动要求不要10分,只评9分9。当时要求底分评低较容易,若要求往高评是不容易的。生产队里近40名男劳力,评后的结果仅8个10分头,其他却是9分9的居多。当时我深感疑惑,因为好多年轻人都想拼命评到10分头,而他们几个本来就是10分头了,为什么不想要10分,却只要评9分9呢?难道是他们的思想觉悟高?或者是过于谦虚?时间长了,终于让我找到了答案。

初夏的一天,队里安排大家到桃树坞番薯地里除草施肥,队长要求将6担饼肥挑到地里去施。然而这些9分9的人扛着锄头径直往地里走去,心安理得地抛了一句“这几担肥料10分头会挑的。”面对队长亲自装好的6担饼肥,几个10分头只好“自觉”地挑着。到桃树坞有1

公里多路,挑担和不挑担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一次,队里建畜牧场,几十个劳力到龙坑山上砍杉树。傍晚收工时,9分9的人都拣小一点的树扛,对几根特别粗壮的杉树,却悠然自得地调侃说:“这几根大的10分头会扛的。”那可是3公里多远的山路,扛200多斤的树和扛100多斤的树所花费的力气是不言而喻的。

几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后,使我恍然大悟。10分与9分9对比,才多了0.1分,按分红值6毛多计算,0.1分折合人民币不到1分钱,可10分底分的人比9分9底分的人却要干许多重活,多挑许多重担。难怪,他们只要9分9,却不要10分头。

但有一次事件,终于令10分底分的人扬眉吐气了一会。1977年初夏,连续几天倾盆大雨,位于马车溪旁边的048省道有几百米塌方,因上级公路部门人手有限,要求当地派一些正劳力参加维修,工分队里照记,另外由上面给每人每天补助3毛钱。这种工分照记另有钱补的活人人想去,但又不能太多人参加。大队党支部决定,各生产队的10分头全部参加,其他人照常在生产队里干活。

他们连续干了30多天,每人共补助10来元钱,那时候10来元是个大数目,不是一般人家能拿得出的。阿福等人后悔地说:“早知这样,我何必要求不评10分头呢?”

[诗歌长廊]

四季行吟梅树底

郑忠信

五绝·秋山

泉滋梅树底,雾锁菊花尖。
羁旅林深处,锦屏秋色添。

五律·春芳

春芳山外歇,白菊始开颜。
竹浪淘新色,松涛赋岁闲。
泉鸣幽壑谷,峰峙入云间。
绝胜浮游意,鹃花羁客还。

七绝·冬雪

雪摧松竹惹惊鸿,冰挂檐头叹朔风。
谁沁暗香幽素野,枝梅横逸贺年丰。

七律·夏浴

大隐远山歌竹韵,云间心向抚弦琴。
索桥晃荡夏光浅,溪涧潺湲潭影深。
童叟并肩齐竞渡,妇孺合力共尖音。
不因逐浪奋争胜,但觉水冰寒意侵。

天净沙·梅树底

松涛竹海云霞,碧潭飞瀑溪花,
夕照炊烟黛瓦。
远山如画,院梅相探谁家?

苏幕遮·梅树底

菊花尖,梅树底,瀑溅泉悠,溪涧寒芒翠。
磐石圆柔凭借水,昼夜无栖,天地终成礼。
献鸿猷,勤治理,锦寄云中,归雁鸣声脆。
民宿高端纷沓至,误入柴扉,欢笑烟炊泪。

慢城人家

郑忠信

天净沙·暮归

莲山北岭鹰峰,六桥三径人匆,
老巷苔痕孰懂?
炊烟徐动,牧归人灿霞中。

清平乐·篱院

露伏浅草,金菊丛中俏,
麻雀两三叽喳闹,篱院谁家醒早?
屋背风摆炊烟,前庭自荡秋千。
莫道中庭无事,兵争楚汉犹欢。

鹧鸪天·晒秋

浅浅秋光晒古村,浓浓笑意伴晨昏。
慢城遍野丰收景,雁字排空锦绣云。
敞篱院,启窗门。杂粮五谷满庭芬,
宋诗唱和吟魂动,犹赋田园风韵存。

破阵子·胡柚娃

谷雨庭中赏雪,清明陌上寻芳。
夏捡粒珠躬树底,秋剖枚圆晒院旁。
晓昏何叹忙。
玉露金风重又,小楼昨夜凭窗。
俏绽篱边羞弄意,韵寄枝头暗沁香。
橘红柚正黄。



常山胡柚